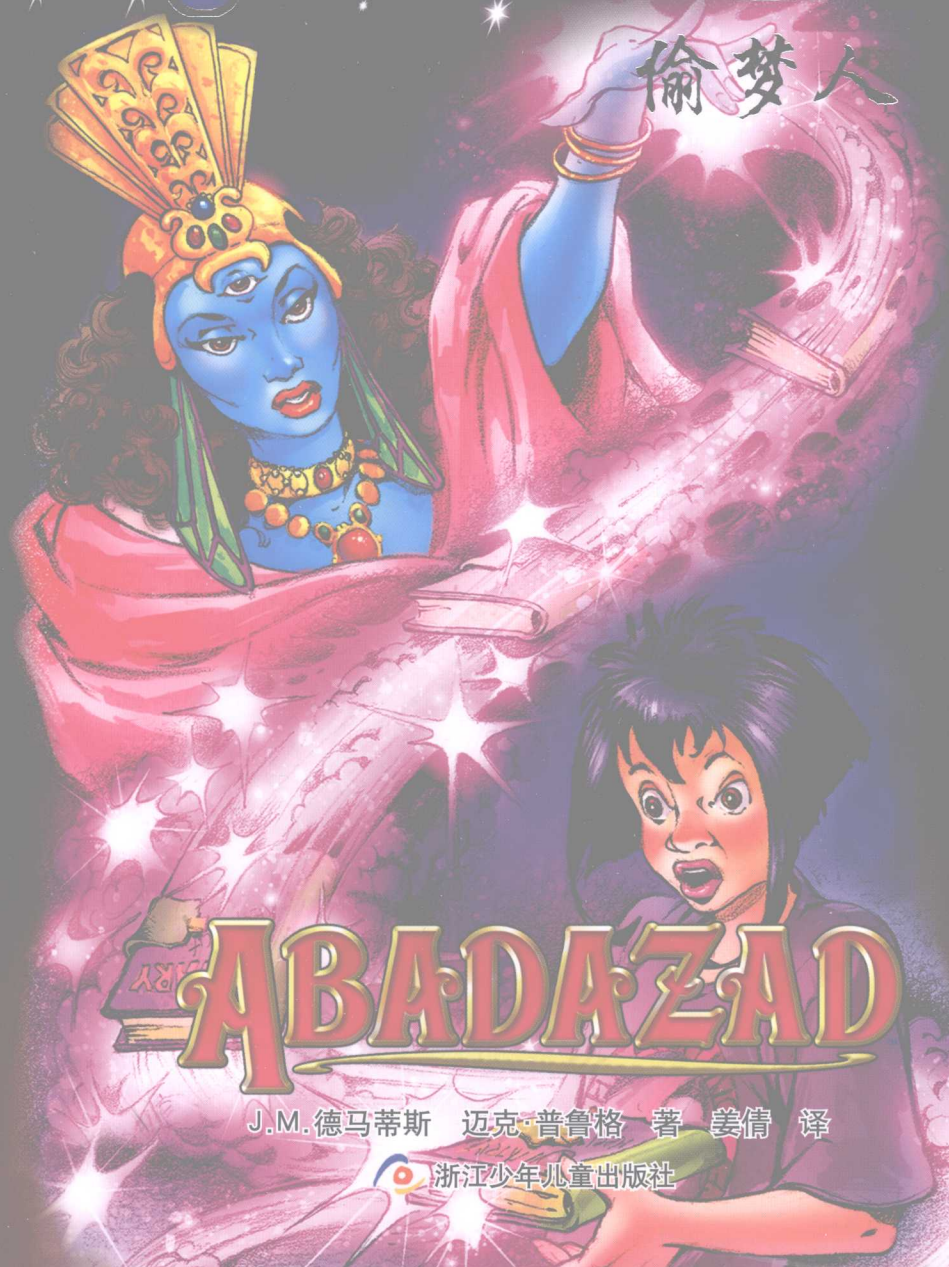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与迪士尼同步推出，谁是拯救众生的英雄？
欢迎踏上拯救梦幻与现实世界的征途！

阿巴达扎德

偷梦人



ABADAZAD

J.M. 德马蒂斯 迈克·普鲁格 著 姜倩 译

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字:11—2006—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偷梦人/(美)J. M. 德马蒂斯,(美)迈克·普鲁格著;姜倩译. —杭州: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2008.10
(阿巴达扎德系列)

书名原文: The Dream Thief
ISBN 978-7-5342-4961-7

I. 偷… II. ①德…②普…③姜… III. 长篇小说
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23882号

Copyright©by Disney Enterprises, Inc.

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Zhejiang Juvenile and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偷梦人

(阿巴达扎德系列)

原著 [美国]J. M. 德马蒂斯 迈克·普鲁格

翻译 姜倩

责任编辑 吴山 吴遐

美术编辑 周翔飞

责任校对 倪建中

责任印制 林百乐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

网址:www.ses.zjcb.com

广东省博罗县园洲勤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10×1000 1/16

印张 8.75

印数 1—8000

2008年10月第1版

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42-4961-7

定价:22.00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

好了，在你开始阅读本人日记（或者周记、回忆录等等）的下一部分之前，我想先提几件事情。

首先，我在日记里记录新的内容时，通常喜欢记下日期，但是在阿巴达扎德（如果你不知道阿巴达扎德是什么地方……也许有人的确不知道……我告诉你，这个地方我**原本**以为只存在于书里，后来住在走廊对面的那个老太婆给了我一个有魔力的蓝色圆球，它把我带到了这个地方。不，我没开玩笑），时间变得很奇怪、很模糊——他们的日历让人莫名其妙，我根本记不住。……所以，我索性不去想今天是几号，而是直接在我的日记里添加**新的内容**。

还有一件事情：你看了我的日记可能会想，我怎么把**每段对话的每个字**都记得那么清楚。回答：我**做不到**。我的记性是很好，但记住的大多是些没用的东西，比如“重疫”乐队第一次演唱《曼迪森广场花园》是在哪一年，每天或者每晚有线台的各个时段上都有什么节目（弗朗西丝管我叫做“活电视指南”，她可不是表扬我）。我能想出的最好的原因就是这本日记——听起来有点荒唐哦——是**被施了魔法的**，能帮我记住我记不住的东西。

下面提一下我的拼写——这是我在学校里少数擅长的几件事之一。我从不学习，但是每周考试总能得 A。尽管我在拼写方面很不错，不过难免还是会犯一些错误，但是

每当我在日记里写错一个字，那个字总是会在我眼前自动纠正过来。（哈哈，也许我该把它卖给苹果公司或者微软公司，这可是世界上第一个神奇的拼写检查程序。）

好吧，下面就是我来到不可思议浮城后第一晚发生的事情。那天晚上，我兴奋极了，因为埃加女王答应我，她会帮我从瘦高个手里救出我弟弟马特——他已经失踪五年了（如果你头一次读到这个故事，把我的话听进去就得了——要解释起来，可太复杂了），不过我终于还是睡着了……喂，往下读好了，行吗？这本书里的内容比上本书还要不可思议，但字字都是真话。我发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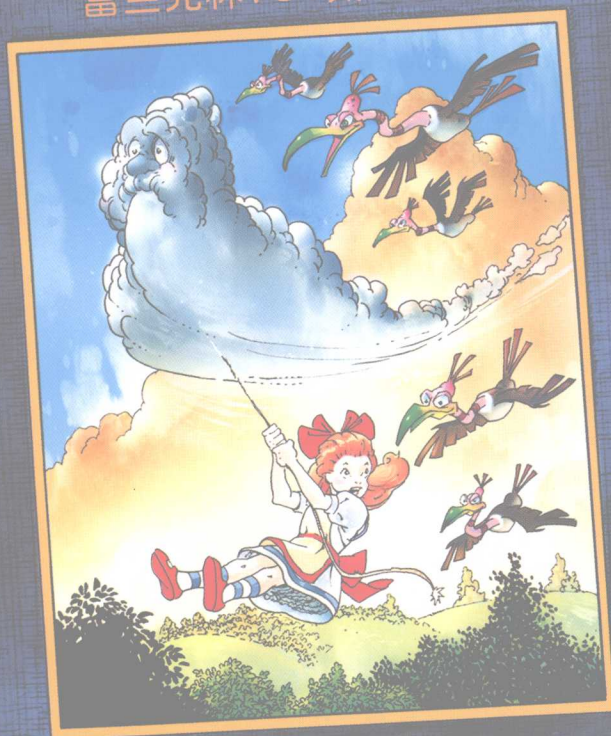
大街上的蠢人们会以为这些都是我编出来的，但在我看来，假如你正在读这本书，那你就不是蠢人了。像你这样的人会相信，除了你每晚就着六点档新闻塞进肚子里的垃圾食品，这个乏味的世界应该还有一些别的东西。而且——正如埃加女王跟我讲过的——说到魔法，相信才是最重要的。

凯特



阿巴达扎德 的忧郁先生

富兰克林·O·戴维斯/著



阿瑟·N·皮尔森/绘

戛头教授，湿漉漉的头发搭在脸上：“你把全身都弄湿了，要过好几个小时，我的鬈发才能恢复原来那种自然的蓬松。”

“真虚荣，真虚荣。”玛丽插嘴道，但戛头像往常那样没有理她。

“我向您表示诚挚的歉意，教授。”忧郁先生气喘吁吁地说，“但看起来……”他顿了一下，又打了一个雷鸣般的喷嚏，这个喷嚏差点让玛丽·安妮特栽了个跟头，吓得戛头教授连忙找地方躲了起来。

“看起来，”忧郁先生继续说，一边抽着鼻子，“这些辣椒果儿让我敏感异常的鼻子大受刺激。”

“刺激？”嘭嘭椒公主惊呼道，她的小脸涨得通红，明亮的绿眼睛里闪着怒火，“喂，这些年我们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！”

“请允许我提醒公主，”儿茶爵爷轻声说，他本来胆子很小，可是追求字字精确的习惯压倒了他的怯懦，“您今天早上才从皇树上被采摘下来，一天尚未过完，何谈一年呢？”

“请允许我提醒阁下，”公主怒吼道，凶巴巴地向她的劝诫者发起反攻……



啊啊啊啊呀!!!



对——对——
对不起!我……
我只是——



你应该看着他!

你应该去做我——至高无上的瘦高个一世——命令你做的事!



我只是……听到您常常谈起这些书，所以——

所以什么，斯尼克？你一定要看那些漂亮的图画吗？

像你这样没脑子的狒狒是不会读书的！

可——可是……我会读书，先生！我——

可是——可是我会读书，先生！我读给您听！



我正读到小玛莎被辣椒果儿抓住这段，

玛丽·安妮特、獠头教授和忧郁先生试图——



请原谅我朝你发脾气了——不过，你知道我必须保护你，必须保护我所有的孩子。



我不是一直都很照顾你吗？我不是一直都像个慈爱的父亲，体贴的母亲，亲密的朋友吗？



你会……什么？

我……我自己学的！我还没有读懂所有的字……但是——

你？读书？不可能！读书需要脑子！需要……想象力！这两样你都没有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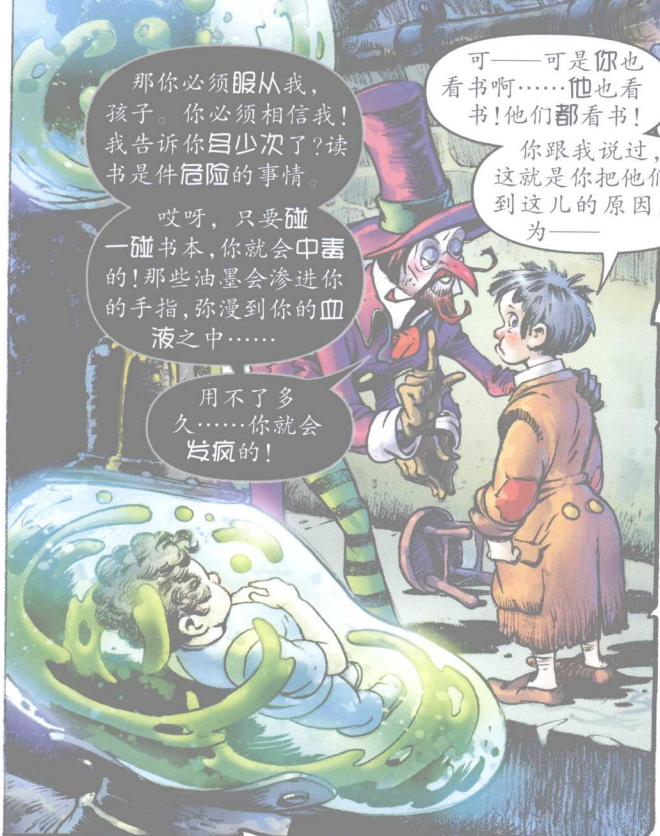
噼！

斯尼克——



唉，在这个——或者其他的——世界上没有人能更好地照顾你。

我……我知道，先生。我真的知道！



那你必须服从我，孩子。你必须相信我！我告诉你至少次了？读书是件危险的事情。

哎呀，只要碰一碰书本，你就会中毒的！那些油墨会渗进你的手指，弥漫到你的血液之中……

用不了多久……你就会发疯的！

可——可是你也看书啊……他也看书！他们都看书！

你跟我说过，这就是你把他们带到这儿的原因。因为——

看看他吧，斯尼克！我把马特·詹姆森抓到这里来，就像从海里抓到一条鱼……然后关在那个瓶子里——他在里面长眠不醒——他的梦为我那部伟大的机器提供燃料！这种生活是你想要的吗？你可以如愿以偿，假如你一直摆弄……

——那些……肮脏的……书本。

可是……可是你总是说我们太笨了。而他们所有人——



亲爱的孩子——你误解我的意思了。我不是在批评你！根本不是！我是在表扬你！

想象和信念……哎哟哟，它们都是传染病——瓶子里的那些孩子都被感染了！



还是不要变聪明为好，小家伙！保持你的迟钝和顺从吧！不要让话语和想法污染你的大脑。



嗨，德里普——看看谁又惹麻烦了？哎呀，斯尼克！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闭上嘴巴，听从瘦高个的指示呀？

邓斯，那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别叫我……瘦高个……呢？

抱歉——先生。

目前还算没惹什么茬子。

现在我有任务派给你们不……不，不仅仅是一件任务——而是一项神圣的使命！

真的？是什么？

是有关我们美丽的造梦者，马特……

还有他爱惹麻烦的姐姐。

你当然不明白，德里善——不过我想说什么就说吧。

我不明白，瘦高个殿下，先生——

我是说……那个愚蠢的小女孩能惹出什么麻烦呢？

恐怕她并不是太蠢。事实上，她比自己想象的还要聪明点。尽管她太容易……冲动了。

所以呢，这也是我们制伏她的途径，利用她的感情来玩一点令人愉快的小把戏。最妙的是……我们的计划——

“——今晚就开始。”

新内容：我呼呼大睡，睡得十分香甜，这是这些年来头一遭——突然……

碎！

……整个世界震动起来。

“又怎么啦？”我咕哝道。我睡在客厅里那张旧的折叠沙发上（沙发垫子已经变得很薄了，硌得我的背上满是沙发弹簧的印子。我可**没有**夸张。没有**太过**夸张）。

很走运，客厅的窗户对着公寓楼的前面，也就是说，整晚都能听到消防车刺耳的长鸣声、救护车的呜哇呜哇声，还有警车凄厉的警报声。哦，别忘了还有城里的各种公共汽车，它们沿着第七大街开过来，车身在路面上一弹一弹的，震得我们的楼房咔咔乱响。最妙的就是深夜醉酒而归的各色人等，他们喜欢在我家楼前的台阶上逗留，像喝醉了酒的土狼似的鬼哭狼嚎。

大部分情况下，我还是能睡着的。一辈子住在大都市里的人早就习惯了这些（习惯不了，那你就**抛下家小**，迁居到西雅图、波特兰，或者那位了不起的赫伯特去的地方）。但偶尔噪音实在是**太**大了，我只好从床上爬起来，走到窗口看看究竟怎么回事。（狂女弗朗西丝在任何情况下都睡得着。假如一只雷龙稀里哗啦地从公寓的一头走到另一头，她也会用枕头蒙住脑袋，继续呼呼大睡。）

我从床上跳了下来（好吧，是**掉**了下来），环顾四

周，一下子傻掉了。那台买了十年的老电视、破破烂烂的录像机（我一定是九年级全体学生里面唯一一家里没有 DVD 机的孩子了），还有那些简陋的旧家具全都哪儿去了？

我爬回沙发上，这才发现那**不是**沙发，而是一张床——一张巨大无比的床，床垫软得像是用云朵做的。（后来我发现的确如此。）

我完全蒙了。我抬起头，看见墙上挂的飘浮巫师的画像——想起来了：我不是在布鲁克林。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在地球上。

我在**阿巴达扎德**。

所有的事情全都回到了我的记忆当中：沃恩太太和蓝色圆球、跳跳壳和醋溜花、活梯、小玛莎和埃加女王。

还有……**马特**！

我在不可思议浮城里……我弟弟还活着……埃加女王要亲自帮我去救他。

我在房间里又蹦又跳——朝空中挥舞着拳头，大喊着：“耶！耶！耶！”

正在这时，房间又一次颤抖起来，整个宫殿开始前
后摇摆，我就像被放进了一只被人拼命摇晃的圣诞雪球
里。一盏台灯从床头柜上跌了下来（在离地只差四分之一
英寸的时候，它停住了，接着飞回了原地。看来有魔
力的家具还不错呢），我也一屁股摔在了地上。我的屁
股上可没有垫什么东西，所以摔得还是很疼的。

我爬了起来，跑到阳台上，心想一定是发生了地
震（哦，没错，一个悬在空中的城市是不可能**有**地震
的。也许是云震之类的吧。你想让我说什么呢？我还
没睡醒呢）。原来不是地震，但是比地震还要糟糕：**火
箭头！**

在你们这些读者当中，只有少数人读过富兰克林·
O. 戴维斯写的“阿巴达扎德”系列，所以不知道火箭
头是什么，让我赶快给你们补补课吧：它们是瘦高个发
明的一种奇怪的生物，脑袋可以像（呸）火箭那样发射
出去，再**炸**成成千上万块碎片。（它们不会死掉——在
阿巴达扎德的故事里，没有人会死掉，哪怕是坏蛋——
而是长出**新**的脑袋，然后继续发射。）

在书里，瘦高个时不时地会派火箭头袭击都城。

但是它们总是失败，而且一败涂地。火箭头长着肿胀的脑壳和巨大的蝙蝠耳朵，样子十分古怪，但是给人的感觉却是傻乎乎的，而非危险分子。

实际上，在阿巴达扎德故事被改编成动画片之后，火箭头成为动画片里最搞笑的角色。圣人马特一看见它们发射脑袋，总是笑得在客厅的地板上打滚，简直快把自己的脑袋给笑掉了。（在动画片里，它们的脑袋并没有真的爆炸。看来电视节目审查人员是担心小孩子的心理会因此受到创伤。）

然而，这些真正的火箭头却完全不一样。看那些笨瓜一样的卡通人物在电视上发射脑袋是一码事儿，可在现实生活中见到它们就是另外一码事儿了。（假如这能叫做“现实生活”的话。我认为是的。当然是从一种非常不现实的角度来看。）

十来个火箭头驾着气球一样的装置飞来飞去……向皇宫慢慢逼近……它们的脑袋像定位导弹似的向我们射来，把墙壁都打穿了。

哪怕不是聪明绝顶的人，我也明白瘦高个派这些火箭头是来对付我的，因为我弟弟被瘦高个绑架了。

但我不明白的是，为什么他要等我到达不可思议浮城之后才动手。我是说，他既然能从我们的世界里把马特绑架走，为什么不在当时就抓我呢？

我没有太多时间思考这个问题，因为正在这时，两个火箭头已经打穿了我的卧室墙壁。它们大玩球技，在墙壁上弹来弹去，还一面放声大笑（不是那种哈哈大笑，而是像黑白老电影里疯狂科学家那样的笑声），伸出黏糊糊的手来抓我。

好吧，它们没有手。它们根本不需要手：一旦靠得足够近了，它们就可以实施人体炸弹计划了，而我就会从阿巴达扎德给炸飞出去，炸飞过半个新泽西州。（假如你去过新泽西，就知道你可不想把自己的命丢在那种地方。）

我冲出房间，沿着走廊跑下去，比体育课上任何时候都跑得快。（事实上，我几乎从未在体育课上跑过步，因为我从不参加体育课。干吗要把自己搞得浑身是汗，臭烘烘的，然后——更惨！——和一群同样浑身是汗、臭烘烘的姑娘一起洗澡呢？），但火箭头在我身后紧追不舍——“**噔！噔！噔！**”——而且越来越近了。